



全體 延

本會... 行本年第二... 已於日前... 因暑假中... 頗多,紛... 爲此決... 舉行,日... 各項提案

星期

時間— 至九時  
地點— 教小學樓  
內容— 通信,唱歌, 文研會, 備有茶, 印有簡

La Mondo 本刊出版 半年來的... 經濟狀況, 編輯的經過情... 也爲讀者所樂... 因此我們準備... 有個詳細的... 而更願受讀... 指教。

中國世界 學社

徵求「世

創 徵覽橋中... 酬報:Frat... 一册

Nia post 漢口余親 信處爲漢 志 F.M.同志 上.次來之 少事實之

### 世界語與東方

索原

國際語 Esperanto 的未來, 實在是被「叛逆的東方」的自覺, 發展而左右的。這件事件未被許多人充分理解。單單知道了這件事, 我也就痛感到自己的使命之重大。

—— 賴田雨雀

言語的發展, 決不是像柴門霍夫所說的: 「在久被人類所忘懷的, 而任何歷史也不爲我們保存絲毫記載的古代, 人類的大家庭分散了, 它的成員們也中止了相互了解。」

這是跑馬廳里兜圈子式的言語觀。然而「兜圈子」却不能說就是發展。柴門霍夫的異常熱情的話語, 確曾鼓舞激勵了不少和他同時代的同志們——那些爲了防衛我們的言語而奮鬥了的先驅們, 但是柴氏對於言語的這樣理解, 自然不對的。

與哲學, 道德, 法律, 藝術等同爲上層建築的言語, 是和社會的生產力相應着發展的, 在原始時代, 就有簡單得令現在的我們詫異的原始言語; 在封建時代, 領主的各個孤立的領地里, 「雞犬相聞, 老死不相往來」, 也就有着各不相同的地方方言; 到了現在資本主義時代, 言語形成了各種民族語 (Nacia lingvo), 或稱國語。

一定要到資本主義崩潰, 全世界樹立集團主義的新社會之後,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 一方面獲得了政治經濟上的完全的獨立和平等, 一方面乃充分發展其民族文化和民族語。到了那時候, 經過了充分伸長的各民族語, 才能逐漸解消而形成人類唯一的言語——世界共通語。民族語的充分發展, 不但並有各民族語的完全的獨立和自由, 無國族的人類社會無從實現; 同樣, 沒有民族語的充分生長, 也就沒有形成世界共通語的可能。這正是言語發展上的辯證法。

所謂未來社會的世界共通語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借 Deben 的話來說, 那就是「從現在的 Esperanto 的核心中生長, 在它的基礎上發展, 和現在的形式的 Esperanto 確實不同, 而吸收了各民族語的一切性質的」言語, 而且這言語, 比現在的 Esperanto 要數倍地被人應用。

現在 Esperanto, 被各國的廣大羣衆活潑地應用着, 不絕地生長着。特別可以注目的是, 這幾年來日本中國等東方 Esperanto 運動的飛躍的成長和猛進, 這正是增強了 Esperanto 發展爲未來的世界共通語的可能性。

過去的 Esperanto 運動是以歐洲作中心的, 而 Esperanto 本身也是以印度歐羅巴語作爲基礎的。固然我們不能否認現在形式的 Esperanto, 較諸所有的民族語, 它的國際性要大得多, 但是作爲未來社會的世界共通語究還不夠。Esperanto 還須吸收東方諸民族語的要素。

叛逆的東方, 殖民地的東方, 被壓迫的東方! Esperanto 的未來, 無疑是要取決於東方的。

所以東方的世界語同志的責任更來得重大。

單單有了這樣的認識, 還是無補, 我們更須具體地積極工作: 積極參加國際語創造的各個部門的工作, 保持適合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 Esperanto 的簡單明瞭性, 從東方人的立場上來具體地研究討論 Esperanto 的新語, 表現法:...

中國同志此後應該勇敢地負起在言語革命上的歷史使命來, 爲了國際語的完成, 爲了 Esperanto 的未來, 同時也爲了「叛逆的東方」!

【註】見柴氏一九〇五年第一次萬國大會的演說中 (Originala Verkaro P. 381)

### 言語的進化與變化

進之譯

和其他工具的使用方式一樣, 言語的用法也是一代的傳下去。因爲這, 言語的傳統形式在某種程度也是保存着的。前代的經驗爲後代所保存。在言語裏保存着恆常性, 言語(聲音)的形式和它們所表現的意義。

但是前代人的經驗只有在這樣場合裏才有其價值與意義, 就是在生產與經濟因素的變化沒有使勞動條件與生活方式起變化的條件之下, 人們才利用它。假使不然, 那末經驗自身發生的構成部份就成爲不再需要的了。在因經濟因素的變化而發生的新的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裏, 那些與舊時代相連結的概念, 形式與新的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甚至全部消滅。

一切剛才所說的也可引到漸進的言語進化的過程。前代經驗的某部份的不採用與不利用會使某種概念消滅。勞動經驗的完整化會使語言的結構豐富, 生出新的概念和與它們相連的新的言語形式。

人類的原始的勞動經驗是很小的。但這相符合, 原始言語所表現的概念與單字的數目也是很小的。澳洲的土人和非洲與美洲的幾個野蠻民族, 至今用以適應其需要的不到二百五十至三百個字。

言語專家麥基司(Ch. A. Meinhof), 用了種種的比較, 得到一個結論, 說是作爲一切現代言語生長基礎的原始的語言素和原始的二十個音的結合物 (Sprechstufen)——語根, 全是和原始的勞動音行爲爲密切地連結着的。

別的言語專家則以爲, 這些原始的音的結合物的數目甚至還要多。

勞動經驗的更豐富化, 技術的勞動工具的更完備化以及生產力的進化, 造成了基本語言素在數量上的增加。在包含着爲現代勞動與技術所必需的一切概念的表現的現代言語中, 我們已可以算到十萬以上的基本語言素和單字。

爲某種生產關係以及生活方式的一定形式所創造出來的語言, 會在這樣的場合裏產生出來, 就是當現代人類的祖先的集體共同勞動能夠供給這種產生以充分的理由, 且給以充分的機會使它有適當的形式。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 在太古時存在着相當數量的獨自發生的語言, 用以服務於其同居的原始人的各集團的相互關係與互相了解。

但是和原始人類與它的個別的集團——氏族與種族, 在數量上增加的人類所住的地方的地域擴大了。在不同的地方居住的人, 爲要與當地地理的與自然歷史的環境相適應, 不得不改換他們的勞動方法與習慣。這生產與勞動方法的改換就使經驗擴大, 使他們所用的語言更豐富起來。

前代經驗的幾部份以及幾種先前的勞動方法的沒落會使幾種前代的語言形式死亡。人類的不同集團的勞動方法與勞動經驗進化的不同道路, 會使語言變化, 會使新的方言與語言產生出來。

某種語言的使用區域總是被有共通的傳統, 共通的生產機會與共通的勞動方式的完全相同的條件之下, 可以保持全然相同。只有在工作方式的完全相同的條件之下, 可以保持全然相同的生產工具, 以及在數量上完全相同的語言形式。

【註】見 W. DRENZEN 著「世界共通語史」第一章

### 展望台

▲國際學會新刊物  
國際世界語學會出版的週刊「世界語」, 第一期已出版。該會附設的世界語研究所, 已組織完竣, 而該所第三期已開始招生, 而該所第二期亦已開學。又該會編譯部正計劃編輯小叢書一種, 前編爲「華文字典」, 後編爲「華語字典」, 現正續編中。

▲世界語出報界  
北平吾語同志強佩等, 原有北平世界語社(今改稱中國世界語社)之設立, 擬設社址, 即將出版「世界語出報界」一種, 內容有專著, 雜誌, 新書介紹, 出版消息, 書目等等。創刊號(第一)出版, 索閱者附郵分(北平本埠)一分。寄。該社通信處爲: 北平上谷街十五號。

▲汕頭一中世運通訊  
汕頭一中世界語學會, 因轉車陳景祺君離校, 一切事務暫停, 經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 聘陳君爲該會名譽顧問, 隨時指導一切。該會世界語班第一期畢業同學共有二十四人, 成績門佳。世界語班亦已搬出至三二期。該會並擬組織第一屆世界語學者旅行團, 定當發出粵粵兩地遊歷, 現正籌備中。該會因身址不敷應用, 已另購頭來與五福樓十一號爲辦事處, 並與各地世界語團體及個人互通消息, 以資聯絡。

▲杭州世運通訊  
近來杭州世運通訊漸漸地熱鬧起來了。前次預備組織的杭州世界語協會, 終因負責乏人, 沒有實現。但在該會新學習言語的已有十餘人, 程度較好的同志亦有十餘人。杭州世界語班成立了杭州世界語班, 會員已達二十七日, 主持者爲李文成同志。每星期三星期五上課。由該校國文教授張君同志負責指導。日課者爲汪李文成同志。該會「學習者」研究興趣, 將來更會當更富。一還有民衆實踐學校成立了一個研究會, 但因乏人前往指導, 現今仍各自自修中。其他各中學, 亦有成

\$2.05  
\$0.50  
\$1.17  
\$1.32  
\$0.25  
\$4.80  
\$1.35  
\$1.20  
\$0.60  
\$0.30  
\$0.30  
\$0.42  
\$1.85  
\$1.38  
\$0.96  
\$2.00  
\$1.20  
\$0.60  
\$0.42  
\$4.70  
\$0.90  
\$0.48  
\$0.36  
\$0.48  
\$0.78  
\$0.25  
\$0.80  
\$0.58



畫田秋志同的歲十五年今

### 秋田雨雀五十歲紀念

秋田雨雀，日本的高爾基，也是世界語先驅的同志。同時他著作生活的三十年，他五十一歲八三年生於東北的青森縣一個貧窮的家庭裏。在他降生以前，以產科為業的父親因了疾病而失明的，所以從沒有看見過這將來的父親。但失明的自己的兒子的面孔。在保存着封建遺風的故鄉的中學裏，他痛苦地送了五個學期。使得他煩惱的，是當時新設的師團的軍國主義的單調的喇叭。便在這裏，約略地也透露了我們的戰士今日所跨向的大道。

日俄和世界大戰，由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他雖然於日俄戰爭後進入了作家生活，敏感的，被反動時代必然的結果，勤勞大衆的貧窮化的激刺，所激發，由反戰陣綫而突進，與巴比塞等內外思想家，藝術家一同，組織了文化運動團體「播種者」，並且做了同一題名的啓蒙雜誌的最活躍的投稿家。以後，他更確定了文化鬥爭的「國際性」。在一九二七年共同印刷大罷工的時候，他起來組織參加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所，同年九月，以加爾各答的資格，被蘇俄所聘去參加革命十週年紀念。在那里，用世界語旅行去了七個月，寫了一本精心而敏實的介绍書：「年青的蘇維埃」。(中譯名新俄遊記)在最近的簡短的自敘傳里，他這樣地寫着：「在那里我見了為解放民衆而致力了上一世紀的……老鬥士們的容姿。在一羣男女指揮者之下，鎮靜地工作於新生產機械旁的大工人们的雄姿也給我看見了。更看見了一面吹着喇叭，唱着歌，一面為改造人類而進行的少年先鋒的隊伍！」

爲了紀念這在日本文化運動上有確定的位置的同志秋田，於六月六日晚由二百以上的各方面人士所發起的祝賀晚餐會之外，更於翌晚，由日本普羅文聯的加盟團體的演劇、音樂、藝術等組織，在築地小劇場舉行了「演劇與音樂之夕」，那晚，在該劇場的台前，展覽着他的遺像以及許多紀念的畫幅。他并像一位「審判」，架着黃面白髮的矮體，微笑着他坐在那里，銅鑼作響了。佐佐木孝久在開幕的致詞里，着重地推崇了走着正路的智識分子的他，當作文化鬥爭的先驅，勤勞大衆的伙伴，蘇俄眞實的介紹者，萬人所追求的只有一個世界，在俄無黨東西，萬人所追求的只有一個世界，在那里，人人可以一様平等而自由地生活，而秋田便是這追求者中最忠實的前鋒之一。如雷地響應了這呼聲，而我也，被祝賀者之一，也雷雷地運地夾坐在濟濟一堂的羣衆裏，看自作喜劇「舊藩主與火災」與童話劇「歌唱之家」(少年劇團)的精華，表演，聽聞樂子們的獨唱以及其她男女的合唱「萬國勤勞大衆團結起來！」「鐵」等革命的歌曲。特別爲了紀念也是世界語舞台詩 (Pantomime) 「贈給秋田雨雀」的演出；他們代表了勤勞大衆，讚美他以往的奮鬥，祝福他健康，而且鼓舞他未來更勇敢的戰鬥。忽然，他被藍衣而結着紅領帶的兒童們推在狂熱的羣衆的前面了。他有力地點頭並且宣言：「……站在勤勞大衆必勝的觀點上，我決意跨向新的活動……」他的柔和而果決的辭句，向作作的活動……」他的柔和而果決的辭句，向作作的活動……」他的柔和而果決的辭句，向作作的活動……」

「世界語把我完全改造了，我感覺着由了世界語我才得救，重新成爲明朗而生氣勃勃的世界人！」

— T. ROSKIN

### La Silkrapuoj

En la okcidento de la provinco Ĉekiano<sup>2</sup>, unu el la ĉefaj vivrimedoj de kamparanoj estas produktado de silko. Ĉiuprintempe, la kamparanoj pene laboras por ĉi produktado, esperante ke tiuj benataj vermoj<sup>3</sup> donos sufiĉe da profito, por kiu ili tenos sian vivon dum la tempo ĝis aŭtuna rikolto<sup>5</sup>. Sed dum lastaj jaroj, la kapitalisma ekspluatado<sup>6</sup> enpenetris<sup>7</sup> la vilaĝojn, kaj iom post iom detruis la propran situacion<sup>8</sup> de la vilaĝa ekonomio<sup>9</sup>. Krome, kaŭze de la mondekonomia krizo<sup>10</sup>, la prezio<sup>11</sup> de silko multe malaltigis<sup>12</sup> kaj tial mizero plene pleniĝis<sup>13</sup> en vilaĝoj. Tamen, la vilaĝanoj ja ankoraŭ ne perdis sian kredon, ke nepre venos la tago de dia helpo<sup>14</sup>.

Ĉi-jare, por benigi<sup>15</sup> la silkraŭpojn en kelkaj vilaĝoj proksimaj de nia urbeto la kamparanoj aranĝis diservan demonstracion<sup>16</sup> portante la lignajn statuojn<sup>17</sup> de dioj. Por tia fanatikoj<sup>18</sup> la kamparanoj devis elspezi<sup>19</sup> multe. Sendube ili estis eluzantaj siajn lastajn fortojn, sur kiuj<sup>20</sup> ili konstruis<sup>21</sup> sian lastan esperon.

Kaj nun venas la tempo por antaŭscio<sup>22</sup> la rezultoton de ilia klopodo. Laŭ onidiro<sup>23</sup> la silkraŭpoj estos grandparte<sup>24</sup> senfruktaj<sup>25</sup> pro troa varmo, sed la vilaĝanoj ankoraŭ preĝas, ke la dioj faru miraklon<sup>26</sup>.

Sen tio<sup>27</sup> jam la vilaĝanoj mizeregas, mi ne povas imagi<sup>28</sup> kiel pasigos<sup>29</sup> tiu ĉi jaron la kompatindaj<sup>30</sup> vilaĝanoj!

— Li Kai Lian

- [註] 1. 蠶 2. 浙江青 3. 指蠶 4. 維持(生計) 5. 秋收  
6. 資本主義的剝削 7. 侵入 8. 原有地位 9. 農村經濟 10. 世界經濟恐慌 11. 價格 12. 低落 13. 充滿 14. 神跡 15. 祝  
16. 聚會 17. 木偶 18. 狂熱的 19. 支出 20. 最後的  
fortoj 21. 建造 22. 預料 23. 傳聞 24. 大半 25. 無結果的, 即不會吐絲結繭的 26. 奇蹟 27. 這 28. 揣測 29. 想像  
2. 度過 30. 可憐的

### 拾荒 TIKOS

#### 5 背誦爲什麼有用?

我們舊式教育，教文書文的方法，除講解之外，就是叫學生讀熟背誦。而且我們常聽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亦會吟」的話。這都是把讀熟背誦當作學習的主要方法。現在教白話文不用這種方法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知道小孩子學會語言，並沒有經過正式的教授，然而很自然地學會了。還有在外國人家裏當僕役，保姆的中國人，也沒有經過正式的教授，而不久便能說頗爲流利自然的外國話(自然語言的範圍是很狹的)。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學一種語言，多接觸，即多聽多用，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和僕役，保姆是時時刻刻可以聽到這語言，而且要用着這語言的，自然就在這樣不絕地接觸之中學會了。

所謂白話文是很接近於日常用着的口語，所以不必再去讀熟了。至於文言文，是完全和口語離開的，簡直是另一種語言，非日常所能聽到的，所以非另外設法力求多接觸不可。背誦非讀了很多次數完全順熟之後，不能成功，這就有了強迫讀者去多多接觸所學語言的效果。因爲在初學的時候，沒有能力看課本之外的書，又無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惟一的方法是已經學會了範圍之內，強迫學者去多多接觸了。

因同樣的理由，我們學世界語時，限定自己去熟讀課文到能夠背誦的程度，也是一種很有用的學習方法。

還有一層，我們初讀一課生書的時候，似乎一個一個字各自對立的。等到讀得順熟之後，就能覺一句一句都是整個的。一個一個單字都融入句子之中，而形成一個整體。在熟讀而能夠朗朗背誦之後，則就能覺得全篇文章是整個的了。這好處，就是能全般地預會並獲得語言的「整個的精神」，而不是「支離的」，「零碎的」了。

所以許多優秀的世界語者，都推崇「熟讀幾篇優美的文字」作爲學習世界語的最好方法之一。多讀優美的文字，能使自己的文體也優美起來，這正是和我們習字而去臨帖一樣的道理。常常和口才伶俐，言語簡明的人去接觸，也能使自己的語言能力增進的。這樣的人沒有常常接觸的機會，熟讀背誦優美的文字，就可補這個缺憾。

這是新近由 A. 出版的一本國語語法方面的書，其內容，正如它的名字所示，是講到世界語裏來的各種外來語的。著者是 H. Rosenkranz 頁數：六十四；定價：〇·八〇馬克。

▲世界語語法文字典出版  
這是 H. Rosenkranz 編，H. M. Harkins 博士校對，由德國工人世界語學會 (GLEA) 出版的一部最優美的字典，所有現代所應用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生產技術方面的字都收入了，而且都加以詳明的解釋。它之所以名爲工人 (Arbeiter-Wörterbuch) 者，是因爲它與一般世界語字典之完全以布爾喬亞的立場，來解釋字義不同，而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的。不過這部字典的內容既然既詳盡，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也許它已爲德國的移民所歡迎，而化爲灰燼了。

▲世界語運動捐出版  
在短促的四十六頁裏，這本小冊子告訴了我們世界語的來源，它的構造與進化，又講到語言委員會，寰球世界語學會 (IUA) 及其他世界語團體，世界語文學，各國世界語雜誌，歷年世界語會議，講到戰前戰後的工人世界語運動。大概著者是 Harkins 編的。書中，本書附錄 SAT 的部份特別詳細。本書共五十頁，定價 〇·七〇馬克 SAT 出版。

▲世界語雜誌消息  
頃接當國世界語雜誌社，三月中被哥拉禁止出版的國際主義者，不日可復刊。又，新雜誌係在蘇聯編排印刷的，仍照常出版，並影印。

▲2020 不復刊  
頃接當國世界語雜誌社，三月中被哥拉禁止出版的國際主義者，不日可復刊。又，新雜誌係在蘇聯編排印刷的，仍照常出版，並影印。

▲2020 不復刊  
頃接當國世界語雜誌社，三月中被哥拉禁止出版的國際主義者，不日可復刊。又，新雜誌係在蘇聯編排印刷的，仍照常出版，並影印。

謝  
列諸同志  
謹代表讀者  
們無限敬意

月捐二元  
語研究會  
捐七元四角  
刊第五號中  
誌謝」廣

月捐一元  
之誤。一  
時未會校出  
並表示我們

世界月刊

出版  
Dnepron

協會  
學一  
加入 1

# 汽 犁

(敬獻給為蘇聯汽犁捐款的蘇工人世界語者們)

無涯無際的田野中  
新的生命在波動；  
耕着的汽犁招呼我們  
到那集體的勞動。

那邊有匹馬兒在許陌上，  
側着眼睛把汽犁打量，  
明燭閃閃亮  
發動機轟轟響。

那青年騎着汽犁  
乍前乍後，來來往往，  
塊塊泥上從輪底的兩旁  
隨落在地上。

轉動中的汽犁，  
深深地翻運了那塊荒地；  
同時牠更徹底地  
翻去了舊時代的屍體。

那肥土裏的蛆蟲  
在汽犁下抽搐，  
野兔在鐵的壓力前  
倉皇地逃跑了。

一個老婆子劃着十字：  
「好糟的邪道來了哪」，  
可是司機人坐在汽犁上  
無憂無慮地歌唱。

科學凱旋地帶來了  
新的日子，新的事業，  
從無意識的舊生活裏  
牠將解放了人類。

皮奧第十一輩你的祈禱吧，  
對那不虔敬的紅色恐怖，  
但破曉喚醒着紅汽犁  
將給你以答覆。

無涯無際的田野中  
集體在波動，  
耕着的汽犁招呼我們  
到那勞動的新生活中。

米哈爾斯基原作  
沙 丹翻譯

【翻譯競賽結果】 此次競賽，成績最佳者為廣州沙丹同志(贈倍茲森斯基詩集 Socialismo 一冊) 其次為北平被金紹同志及上海液北學同志。這裏發表沙丹同志譯的一首，餘因為篇幅關係不發表了。

## 中 級 講 座

### Esperanto-movado en Sovet-rusio (daŭtrigo)

蘇聯的世界語運動(續) 秋田雨雀

Kaj tial esperantistoj-representantoj unuanime decidis proponi al la kongreso alprenado de espn. Kaj oni decidis, ke mi, elektita kiel komitatano, legu la proponon kaj Henri Barbuse paroladu por subteni la proponon. Sed en la fiksita tago, K-do Drezon, esperantistoj atentigis nin, kaj ni ĉesia proponi al la kongreso, sed ni decidis kolekti subskribojn de kelkcent reprezentantoj en ia kongresejo, kaj tion prezenti al la sovietoj registaro pere de BOKC (Societo por kultura rilato kun aliaj landoj).

1. unu-anime = 一致地. 2. al-preno = 採用. 3. = ano de komitato = 委員會之一員, 即委員. 4. 演說. 5. 支持. 6. 決定了的. 7. 蘇聯著名世界語者. 8. 促人注意. 9. 搜集. 10. 署名. 11. pere de = 藉由. . . . . 轉. 12. = VOKS = 對外文化協會

因此世界語者的代表們一致決議向大會提議採用世界語。於是這樣的決定下來了：被推為委員之一的我官讀提案，而巴巴塞則作擁護這提案的演說。但是到了當日，因了世界語者同志Drezon的勸告，我們中止了向大會提議，而決定在會場內搜集了好幾個個代表的署名，把這個提案由對外文化協會轉交給蘇聯政府。

11. ĉi estas unu el la plej gravaj okazintaĵoj en esp-movado rilate al la Revolucia jubileo. Rezulte de tiu sovietia registaro decidis doni grandan help-n por esp-movado pere aŭ senpere. K-do Rujkov prezidanto de Sovetio kaj K-do Lunaĉarski, Popola komisario de Edukaco, fariĝis fervoraj subtenantoj de esp-movado.

1. 重要的. 2. 事件. 3. rilate al = 關於. 4. pere = 間接地, sen pere = 直接地. 5. popola komisario de edukado = 教育人民委員

這是關於革命紀念節的世界語運動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次的結果，蘇聯政府決定直接或間接給世界語運動以極大的幫助。蘇聯主席同志 Rujkov 及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成了世界語運動的熱烈的支持者。

Eutute esp-movado en Sovet-rusio estas nun akiranta forton en ĉiuj kampoj de Sovet-rusio dank' al sindonemaj gvidantoj de l'movado. Esperanto estas ne nur problem de scio, nek de amuzo, sed nun prenanta al si eon de sango, karao, ostoj kaj e de nervoj. Mi kredas, ke la fakto, ke esp-movado havas tiom viglan vivon en Sovetio, plene atestas al ni la suprecon de la lingvo, eĉ se ĝi havas kian ajn sorton en aliaj landoj.

1. en-tute = 總之. 2. 分野, 領域. 3. sin-don-em-a = 獻身的, 犧牲的. 4. 領導者. 5. 肉. 6. 骨. 7. 神經. 8. 活躍的. 9. 證實. 10. 優越性. 11 運命

總之，在蘇聯的世界語運動，賴了運動上的熱心的領導者的努力現在正從各方面得到着力量。世界語不單是個知識的問題，也不是娛樂的問題，而它正獲得着血，肉，骨，甚至神經那樣的性質。我相信，蘇聯的世界語運動有那樣活潑的生命這一事實，充分證實了世界語的優越性，不管它在其他國內遭遇到何種的運命。(完)

## 前置詞研究 [ Ossaka: Esperantaj Partikuloj 抄譯 ] (三)

葉 君

INTER 在(某物與某物)之間

Inter Rusio kaj Francio estas Germanio. = 俄國與法國之間是德國。

Ili malpacigiĝis inter si. = 他們內部吵架起來了。

JE je 無固定的用法。在需要有個前置詞而無適當前置詞可用時，始用 je。je 常可省略，而以目的格表示之。je 的用法，大體有下述幾種：a) 【原因】； b) 【狀態】； c) 【時間】； d) 【數量】。

(a) Mi ridis je lia malsaĝeco. = 我笑他的傻。

(b) Li edziĝis je ŝi. = 他和她結婚。

(c) Je la kvara horo. = 在四點鐘

Je la lasta fojo mi vidis lin ĉe vi. = 上次我在你那裏見過他。

(d) longa je tri metroj = 三米突長

KONTRAŭ a) 【位置】(與某物)相對，依靠； b) 【對抗】反對，逆

(a) Lia domo staras kontraŭ la nia. = 他家和我家對面。

Li sin apogis kontraŭ la muro. = 他靠在那壁上。

(b) Ni batalis kontraŭ la malamiko. = 我們反抗敵人。

Li naĝis kontraŭ la fluo. = 他逆流而游。

【比較】por; trans

KROM a) 【除外】除了(什麼)之外； b) 【添加】除了(什麼)之外還有.....

(a) Venis ĉiuj krom li. = 除他(不到)外，其餘的人都到。

Mi scias nenian lingvon krom ĉina. = 我除中文(懂得)外，其他文字都不懂。

(b) Krom li venis multaj. = 除了他(到)之外，還到了許多人。

Krom ĉina lingvo, mi scias esperanton. = 除了中文(懂得)以外，我還懂得世界語。

KUN a) 【共同】和(什麼)在一起； b) 【攜帶】帶了(某物)，帶了(某人)，具有(某種樣子)。

(a) Ĉu vi ne tagmanĝos kun mi? = 你不和我一塊喫午飯嗎？

【比較】Ĉu vi ne tagmanĝos ĉe ni? = 不在舍間吃飯嗎？

Mi estas en intima amikeco kun li. = 我跟他是很親近的朋友。

Mi tute konsentas kun vi. =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

Mi trinkis teon kun kuko. = 我吃吃餅，喝喝茶。

Mi ne scias, kio fariĝis kun li. =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b) Li iris kun peza sako sur la dorso. = 他背着一個重重的袋而過去。

Homo kun agla nazo. = homo havanta agian nazon. = 高鼻子的人

Tion ĉi kun li! = 帶他這兒來!

Kun akra krio = Akro kriante ŝi falis. = 尖聲叫着她倒下去了。

LA a) 【狀態】依照(什麼)，根據(什麼)； b) 【方向】依了，沿了

(a) Laŭ lia ordono = 遵照他的命令

laŭ li = 據他說； laŭ via bontrovo = 悉聽尊便。

(b) Li iris laŭ ŝi ĉi rivero ĝis li venis al la palaco. = 他沿着這條河走去，直到那宮殿。

Ni foriris laŭ malsamaj direktoj. = 我們分頭走開。

MALGRAŭ 不管(什麼事)，雖然(怎麼樣)

Li sukcesis malgraŭ la malhelpoj. = 不管那些困難，他成功了。

Li faris sian eblon, sed malgraŭ ĉio, li ne sukcesis. = 他儘可能做，但是不管這一切(=雖然如此)，他沒有成功。

Malgraŭ mia volo. = 我雖不願如此，但.....

【比較】kontraŭ mia volo. = 和我的意志相反。意義更強。

PER a) 【具體的工具】用了(某物)；以(某物)；無形的手段，媒介】以(某物)

(a) Skribu per krajono (= krajono) = 用鉛筆寫!

Ni vidas per la okuloj. = 我們用眼睛看。

Neaĉetebla per mono = 不能以錢買的； kovrita per neĝo = 被雪掩蓋了的

(b) Li iris per grandaj paŝoj. = 他踏着大步而去。

Mi juras per dio. = 我憑着上帝賭咒。

Eltrinki per unu tiro (= gluto) = 一飲而盡

Mi amis ŝin per la tuta koro. = 我以整個的心愛她。

【比較】kun; de

【參考】peri = 介紹； senpera = 直接的

PO 每，各

Mi aĉetis kvar pomojn po kvin cendoj. = 我買四只蘋果，每只五分。

【比較】Ni aĉetis kvar pomojn por kvin cendoj. = 我買四只蘋果，共計洋五分。(即以洋五分換蘋果四只之意)。

Staru en du vicoj, po ses en vico. = 站成兩排，每排六人。

Mi legas la libron po 5 paĝoj en ĉiutago. = 此書我每日讀五頁。

LA LITERATURA MOVADO EN

MALLUMA ĈINIO

LU SIN

Nuntempe, la proleta revolucia literatura movado fariĝas la sola literatura movado en Ĉinio. Ĝi kreskas kiel ĝermo en sovaĝa dezerto, krom tio ekzistas ja neniu literaturo en Ĉinio. La tiel nomataj "literaturistoj" de la regantkloso, jam estas purtrigintaj ĝis tia grado ke ili eĉ ne povas doni verkojn tendencantajn al "arto por arto" aŭ eĉ al "dekadencismo". Iliaj solaj rimedoj por barikadi al la revolucia literatura movado estas: kalumniado, subpremo, malliberigo k murdado. Nur kanajloj, spionoj, hundaĉoj kaj ekzekutistoj nun rolas kiel kavalaroj por ataki la revoluciajn maldekstrajn verkistojn sur la literatura batalo.

La okazintaĵoj en la du lastaj jaroj (1929-1930) atestas tute klare pri tio.

En la jaro 1929, kiam oni komencis enkonduki la literaturajn teoriojn de Plekhanov k Lunacharsky en Ĉinion, tiu indigniĝis iu sentema profesoro—adepto de Mr. Prof Irving Babbit. Tiu ĉi sinjoro opiniis ke esence la literaturo ne rilatas proletaron. Se proleto volas krei aŭ ĝui literaturon, li devas antaŭ ĉio penegi monŝpari, k poste supren-rampas ĉe la burĝaron. Ĉifone vestite, brui en la literatura edeno oni ne decas. Plue, la sinjoro ankaŭ fabrikis mensĝojn, ke la partoprenantoj de la proleta literatura movado en Ĉinio estas subaĉetitaj de la Rubloj el Sovetio. Tio ne restas sen-efika. Multaj ĵurnalistoj en Ŝanhajo plurfoje ripetis la samon, kelkiam eĉ kun la cifero de la Rubloj. Sed la klarvidaj legantoj tion ne kredas, ĉar fakte ili nur vidas municion senfine enportatan de la landoj imperialismaj por buĉadi la proletojn en Ĉinio. Tio estas multe pli vera ol novaĵoj surpaperaj.

La burokratoj de la regantkloso, ĝenerale posedas malpli akrajn sentilojn ol la profesoroj. Tamen de la pasinta jaro ili ankaŭ fortrestis sian teroran politikon. Malpermesoj al periodaĵoj k libroj fariĝis tre oftaj. Tion trafis eĉ ne nur la libroj iom revoluciaj, sed ankaŭ tiuj kun ruĝaj literoj sur la kovriloj, aŭ pro tio ke la originalaj verkintoj estas rusoj, inter tiuj libroj estas enkalultitaj sendube la verkojn de A. Serafimoviĉ, V. Ivanov k H. Ognev k eĉ kelkaj noveloj de A. Chekhov k L. Andreev. Katize de tio la eldonistoj povas nur presigi matematikajn lernolibrojn k fabelojn priskribantajn ekzemple: sinjoro Kato babilas kun fraŭlino Rozo, aŭ admirindeco de printempo ktp.—Ĉar la fabeloj de H. Zur Mühlen estis ankaŭ cenzuritaj, restas sole ebla priantado pri printempo. Sed eĉ pro tio nun forte kolektiĝas iu ĝeneralo, nproĉante ke bestoj parolas home k titoliĝas per sinjoro, tio profanas la dignecon de la homaro.

Solaj malpermesoj estas ankoraŭ ne kontentiga solvo al la regantkloso, sekve kvin maldekstraj verkistoj malaperis ĉi-tiun jaron. Post la esplorserĉado de iliaj familiaj informiĝis ke ili arestiĝis en la Garnizona Oficejo, tamen oni ne sukcesis ilin viziti. Duonmonaten poste, per plua pridemando de la familiaj al la sama oficejo malkovriĝis ke la arestitoj jam estis "emancipitaj"—tio estas la mokesprimo de "mortigo". La ŝanhajaj tagĵurnaloj, ĉinlingvaj aŭ eŭropalingvaj, tute silentis pri ĝi. Tuj post tio sekvis la perforta fermigo al la librovendejoj, kiuj aŭ eldonis aŭ simple dividis nov-tendencajn verkojn, foje estis malfunkciigitaj kvin librejoj en unu tago. Sed nun, la malfermitaj librejoj rekomencas sian negocojn unu post la alia, la kialon ni ne scias. Sed laŭ la reklamo de la librejoj, ili estas klopodantaj nun eldoni nur anglalingvajn verkojn de Robert Stevenson, Oscar Wilde k aliaj kun ĉinaj tradukoj flanko aldonitaj.

Tamen oni ne devas ignori la konstruajn agojn fare de la regantkloso en la literatura kampo: unue ili forpelis la posedantojn el de la librejoj kune kun ĝiaj dungatoj, k anstataŭigis per siaj obeemaj lakeoj. Sed tuj fiaskis tia entrepreno. Ĉar plenplenaĵe hundoj de regantkloso, la librejoj similaspektas al sever-miena *Jamen* (registara oficejo), dum la ĉinaj *jamen*-oj estas ja la plej timigaj k abomendindaj lokoj por la popolamaso. Kompreneble, ĝin vizitas neniu. Vag ĉas en ĝi nur kelkaj luduloj promenaj. Ĉu per tio ili kapablos prosperi sian entreprenon? Due, ili ion verkas, k ĝis nun eldonis ĉirkaŭ 10 periodaĵojn por anstataŭi la malpermesitajn. La saman sorton trafas ĉi-tiu povo. La sola katizo de la malsukceso estas tio, ke unu el la gvidantoj de tiuj "literaturistoj" estas sinjoro komitatano de la ŝanhaja loka registaro k la alia—ĉef-detektivo de garnizona oficejo, k ilia profesia famo je "emancipado" tro altege superas la "literaturan kredon". Se ili verkas librojn "Kiel Buĉi Homojn?" aŭ "Detektiva Arto", eble sukcesos allogi kelkajn legantojn, sed vee ili ja volas okupiĝi pri pentrado k versado. Tia afero estas tiel same surprizig, kiel Sro. Henry Ford en Usono forlasinte la aŭtomobil-negoceton kantis antaŭ ni.

Malmultaj vizitas la burokratan librejon k neniu aĉetas ĝiajn periodaĵojn, oni devas serĉi eliron el tia stagnado. La solvon ili eltrovas en la perforto al la verkistoj kun certa famo sed ne klara maldekstra tendenco, verki ion por helpi la disvastigon de la gazetoj. Rezulte unu aŭ du naivuloj falis en la intrigon, la plejmulto ankoraŭ ĝis nun ne akceptis la "inviton", iu eĉ fuĝis pro timigo.

Nuntempe, la plej drolotataj literaturistoj de la regantkloso estas tiuj, kiuj ne travivis la tumultadon dum la komenco de la revolucia literatura movado, tiutempe ili sin ŝajnis kiel maldekstruloj k ĝuis la respekton de la revoluciaj junuloj, k nun, ili ĝenufleksiĝante sub la sabro de la ekzekutisto returnen kompromitas la verajn maldekstrulojn. Ĉial ili estas tiel drolotataj de la regantkloso? Nur pro tio ke ili iam estis maldekstraj. Kelkaj el iliaj eldonantoj ankoraŭ portas ruĝajn kovrilon, sed anstataŭ bildoj pri kamparanoj k laboristoj ili presigas pentraĵojn Aubrey Beardsley-ajn montrantajn homojn preskaŭ ĉiam malsanajn.

En tiaj kondiĉoj, la legantoj, al kiuj nur plaĉas la malnova rakontoj pri rabistoj aŭ modernaj erotikaj priskriboj, neniel sentas ĝenon. Sed la progresemaj junuloj suferas la mankon de legindaĵj, k vole-ne-vole foliumas la senenhavajn k babilemajn librojn, al kiuj la cenzuristo ne intervenas. Per tiuj sensenoaj iloj nun trankviligas sian legan soifon, ĉar ili preferas malplenan tasn almenaŭ ne venenigitan ol la vomigan venenaĵon preparitan de la registaro. Spite ĉion, la plejparto el la junularo revoluciaema entuziasme deziras, subtenas k antaŭenpŝas la literaturan movadon de la revoluciaj maldekstruloj.

Sekve, krom la gazetoj preparitaj de la registaro aŭ de iliaj lake-hundaĉoj, redaktoroj de la kromaj periodaĵoj estas devigitaj enigi ion radikalan ĉiokaze en sia gazeto, ĉar ili scias ke malplena taso ne logas longdaŭre. K "estonton" konsekvence havas nur la literatura movado de la revolucia proleto havanta la ĝeneralan subtenon de la revolucia legantaro.

Tiamaniere, la maldekstra literaturo kreskas senĉese. Kompreneble, ĝi disvolviĝas serpentine kiel la ĝermo sub granda pezega rokego. Bedaŭrinde inter la verkistoj de la maldekstra literatura movado ankoraŭ mankas verkistoj el kamparanoj k laboristoj. La katizo estas jene: unue la kamparanoj k laboristoj estas delonge subpremege, ekspluatataj k havas nenian ŝancon esti edukitaj; due, kvadratformaj vortetoj de ĉina hieroglifo—ĝi nun eĉ ne fakte plu prezentas rekoneblajn figurojn de la reprezentitaj—malhelpas entute la kamparanojn k laboristojn akiri skribkapablon por libere esprimi sian ideon eĉ post dekjara lernpenado. Pri tio la sabrohavaj "literaturistoj" tre kontentatas. Ili opinias ke tiuj, kiuj estas tiel bone edukitaj ĝis ili verkkapablas, estas almenaŭ etburĝoj. La etburĝoj nepe emas gardi sian minimuman proprajn. Se nun ili male tendencas al la proletaro, certe ili fariĝas "hipokrituloj". Do "veremuloj" inter la etburĝoj estas nur tiuj, kiuj nepe kontraŭstaras al la proletaro. Ĉar "veremuloj" estas pli bonaj ol la "hipokrituloj", tial ilia kalumniado, subpremo, enkarcerigo, k buĉado al la maldekstraj verkistoj devas esti literaturo pli bona k laŭdinda.

Sed, per-sabra "pli bona literaturo", fakte pruvas al la publiko ke la maldekstraj verkistoj portas la sorton saman kiel tiu de la ekspluatata k murdata proletaro. Ĉar la maldekstra literaturo nun suferas kune kun la proletaro, nature ankaŭ disvolviĝas estonte en plena florado kune kun la plensukceso de la proleta revolucio. Cetero, la nura hombuĉo ne povas esti nomata literaturo, tial la regantkloso per tio montras sian senhabecon.

Esperantigis FUBIN

Lu Sin, aŭtoro de tiu ĉi artikolo, estas sufiĉe famkonata inter la esperantistoj pro sia ĉefverko "Vera Historio de Ah Q" tradukita en esperanto jarojn antaŭe. Tiu ĉi artikolo, verkita en 1931 speciale por "New Masses" en Usono, ion neaktualigis, tamen ĝi restas historia valora, se iam ekfloros ĉina literatura movado, nun suferanta.

La Red.

Korespondado

dez. z. = dezira; kor. = korespondi; l. l. = kun ĉiulandaj samideanoj; I.P.K. = ilustrita poŝtkarto; l. = letero; pri ĉt. = pri ĉiuj temoj; resp. gar. = respondo garantata; interŝ. = interŝanĝi; P.M. = poŝt-marko

K-do Lomo Ko; Ce Gasekju, Rjadori 187, Kojokun, Keikido, KOREIO; dez. kor. kĉl.

高老毛同志; 朝鮮, 京畿道, 高陽郡, 龍頭里 187, 河聖九方; 願與中國同志通信。

S-ro Arturo, Nekolodi, Viale-Venezia, 75, BOLZANO, Italio 1 ez knu ĉinoj.

K-do J. Lowe; 5 Chandos St., Coburg N 13, Victoria, Aŭstralio; dez. kor. kun ĉinoj.

Abisemoj .  
Portreto .  
Internacia (無樂)  
Kantaro E  
La Espero  
Viktimoj  
Tra la Mor  
Evoluo de  
Bonhumor .  
Ruĝa Aŭr  
Fajro Kru  
La Unua F  
Universala  
Lernolibro .  
Rabeno de B  
Ili . . . .  
Espo por Int  
Esp-Eng. Dio  
Nigra Par  
Kompleta  
kaj Vortfar  
Noveloj (Slo  
Praktika Fra  
For la Neŭtr  
Mil kaj Unu  
Hura! . . . .  
世界語電話  
言語學與國  
日文世界語小

### 壇論「界世」

#### 在未有原作者以前

關於世界語文學創作的一個感想  
原

現在還沒有世界語的原作者。我們沒有 Bagby, Kolosov, 更不用說 Jan Tegar, mihabaki, Kuznic 和 Hirima 了。

國際方面，自 IAREV (國際革命世界語作家會) 成立及機關誌「新階段」出版後，各國的新興世界語文學運動在組織地發展着。日本，在去年第二十回全日本世界語大會上，也成立了日本世界語文藝協會，並從今年五月起發刊「世界語文學」月刊，計劃地進行着世界語文學理論之建設，及發起日本文學翻譯競賽等等。

中國的情形又怎樣呢？

中國的世運的歷史比較短，言語技術水準也比較的低，比較了各國我們是後的。

然而年來隨着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昂揚，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獲得相當的進展，而現在已有人注意到世界語文學的問題，而且也有好些同志在動手寫一些什麼，這原是很自然的。

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原作者，這是事實。在未有原作者以前，我們怎麼辦呢？

我想，原作者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原作者一定從現在的同志中，從現在的初學者中產生。我們現在也不是無事可做，說是一定要坐着等他出來給你看再講。現在已修畢初級課程，對於基本文法大體熟習，而於文學有興味的同志，可以大膽地練習用世界語寫作。過分的謙遜是不必的，更何況 Bagby (aka Rajk) bona famulo (後習是最好的學習)呢？這也許是件困難的工作，其實就是國語文學的創作也何嘗容易？

關於開始練習寫作的具體方法，第一，我以為應該多用世界語通信，不論是個人的通信，或是集體的通信，都應該儘量參加。中國人大多數輕視通信，有的認為通信就是搜郵票，或是交換圖片，因此不屑通信，其實並不如是。通信是種新的文學形式，包含着報告文學的要素。應該注意的是：通信的主題 (temo) 要嚴密地選擇，觀察要精細，敘述要活潑而正確！其次，是用世界語寫日記。這也是頗有價值的文學形式。因為日記能使你有機會每天用世界語來表現行動或思想。其他如練習作短句，簡文，或把愛讀的中文作品中試譯一節，及多讀好的世界語作品，都是做得對而且應該做的。但開始過於心急也是無謂，甚至有害的。

此外，還應該注意的一點，就是要有毅力。

#### PUK 與中國世界語者

在日本普世聯盟中央協議會 (KE de JEDU) 幾次熱議之後，才用該聯盟之名而發起的汎太平洋普世統一委員會 (PUK)，現在用了飛躍的步子，積極地在東京進行着籌備的工作，這無疑地，在太平洋世界語或一般文化運動上，會是一個劃時代的行動；然而其成就，都端賴汎太平洋各國世界語者明確的認識與獻身的協作。

每一個覺醒的世界語者都該充分地認識了：去年八月在柏林結成的 IDE，委實是我們最可紀念的一個史實，由於這才奠定了國際世運的基礎，而將後來發散的條件統一了。如我們所知道：它不復是一盤以使用同種語言為條件的烏合的集團，也不想藉此牟利；它只是狂熱的戰士們的軍隊式的編制，那是說着世界語而同時向着一條共同戰線的。在這裏，世界語不再是玩具，商品，而成為強有力度的武器。

然而被排定了似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枯骨既堆滿了歐洲，第二次大戰的腥血便得在太平洋傾瀉了。戰神拖着巨大的軀體在我們周圍徘徊。自從前年九一八日帝國主義者在瀋陽轟放了第一聲炮砲以後，各帝國主義者頓然緊張了，都想借此混日，美，英，法的對立一時達到了極度。然而中國廣大的民衆求生存鬥爭的激化，使得各帝國主義者在悲觀間都不能忘懷。同時另一體制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步步成功，更叫他們落膽；于是首先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的陰謀，便在這裏約略地形成了一致。太平洋而現出了空前的嚴重的情勢！

不但如此，日本的統治階級更動員了所有的文化機關，出版報，學校，無線電播音，以及其他其他，都在系統地造謠，侮蔑和煽動盲目的敵氣。不是連天真的兒童做被利用做了訪問，親善，人形等一使節一夾在全副武裝的部隊奔奔波波于疆場之上？且看啊，我們的世界語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些先輩既然可以拋掉人類主義，而驕馳于戰場，他們那能不追隨呢？荒木的平和擴張說，到了我們可敬的世界語者的嘴裏，便也帶着柴門霍甫的用語，說是 *pejliki antaŭmona familia*，滿洲國的成立精神是 *Stigalejo*，而東三省和上海的侵略與屠殺只是 *Antidokio*。他們終究是我們熱心的「同志」，于小學校都強迫教授日本語，更向日本世界語，文部大臣及「滿洲國政府」請願，叫「滿洲國」採用世界語，美其名曰「滿洲國際主義」！他們想把我们慈祥的 *malisto* 都挑在血腥的刺刀尖上。

為了應付這樣嚴重的局面，對抗這樣反動的趨勢，說般的 JEDU 痛感在太平洋上有組織介在 IDE 間的中間連絡的切要：這樣可以更穩固而且仔細地管理和領導汎太平洋各國的世運。沒有革命的世運的地方使之開始；有而不活潑的地方使之興狂

#### 世界語活葉文選

價目更正

凡在未有齊前預約者，全冊只收四角，郵費在內。

出齊後依照另售計算，另售每號兩分，郵費另加。

凡預約五份以上，或另售十份以上者，一律八折，郵費在內。

預約處  
中國世界語書店

#### 徵求

本刊又承下慨捐助，我們在這里表示謝和感謝！楊裕昆同志復旦大學世界語系

更正：本館內：沈因畫同志乃「月捐二元時疏忽，校稿，特此更正，的款意。

徵求：刊創者及：門外西華女士：Sendiulo 一册

#### MILDE BLOVAS L'ORIENTA VENTO

Trad. Ĉen Tan

Milde blovas l'orienta vento;  
La ventet' sekvrata de la pluvo,  
En la tempo de timeg' kaj timo,  
Kio mi kaj vi nur restas;  
En la tempo de ripoz' kaj ĝojo,  
Deturninte de mi vi foriras.

Milde blovas l'orienta vento  
La ventet' sekvrata de l'ventego;  
En la tempo de timeg' kaj timo,  
Min en via brusto vi karesas;  
En la tempo de ripoz' kaj ĝojo,  
Vi en forgesadon min forjetas.

Milde blovas l'orienta vento;  
Sur la altaj suproj de l'monteto,  
Herb' nenia ne mortigiĝas;  
Arb' nenia ne velkiĝas;  
Vi forgesas miajn favoregojn,  
Kaj kulpetojn vi memoras.

(自詩經)

最近，它又成立了 IAREV 文庫，附設于烏克蘭蘭能斯國際圖書館內。其目的在供給各盟員各團體以世界語書籍，報告世界語出版消息，收集各會員(或已故世界語作家)稿子以備有計劃地出版，收集革命世界語文學家的著作年表以備編制革命世界語文學史。

為實行這些計劃，IAREV 已請各世界語文學家把他自己的原作或翻譯的目標寄去，要求各世界語文學家同意於「第一期」加入與合作。此外，它尚有諮詢部 (Konsultejo) 之設，專為初步文學家解答文學上的疑難。

IAREV 的通訊處是：  
USSR Uranino Stahin-Domov,  
Pošt. Jašek Nr. 150, Al K-ado  
Mihabaki

#### 世界徵求

「世界」徵求：本刊又承下慨捐助，我們在這里表示謝和感謝！楊裕昆同志復旦大學世界語系

